

# 汉英动物集合量词“群”的对比研究

周焕梅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量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是独立的词类, 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专用性强、感情色彩丰富, 使用活跃。而英语虽无量词这一词类, 但存在表量结构, 其数量、种类、灵活度方面的特征与汉语量词相反。而汉英中的动物集合量词却表现出与各自语言中量词特征相反的趋势。汉语动物集合量词数量少, 一个量词“群”就可以表达几乎所有动物群体的概念, 通用性强, 且一直保持中性色彩, 这与汉语量词的整体特点相反。英语对应量词的特征恰好相反, 其数量多、种类繁多、使用灵活、感情色彩丰富。本文以原型范畴化理论为基础, 对比分析汉英动物集合量词“群”的范畴化。

**关键词:** 动物集合量词; 群; 原型范畴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量词在汉语十一大词类中是一独立的词类, 也是汉藏语系的显著特征之一。量词在汉语中是一个种类丰富、数量庞大且使用活跃的体系。而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却没有量词这一独立的词类, 虽然英语也有表量结构, 其作用相当于汉语的量词, 但其种类、数目及使用的灵活性却大相径庭。为便于比较, 本文把英语中的表量结构也叫做量词。然而在动物集合量词上, 这种情况却相反, 汉语中的集合量词数量少, 用法也比较简单, 集合量词“群”就能够指称各种动物群体, 显然这与汉语量词的普遍特征相异。而英语中的动物集合量词不仅数量多而且用法复杂, 英语中相对应的表动物群落的量词只能搭配某些特定的动物。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去关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认知语言理论的引入让国内语言学界汉语量词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 我国关于汉英语言的对比研究始于《马氏文通》,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汉英语言对比研究涉及到语法、词类、语序、句子结构、语义、与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思维等, 研究视角有语言结构、语言习得、语用、语言的民族性等。吕叔湘(1982)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明确将汉语量词分为九类: 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临时量词、自主量词、动量词以及复合量词。高铭凯(1986:269)用术语“量词”来指称数量词, 但是他所说的量词不同于汉语中的量词概念, 反而与英语中的副词概念相似。他将汉语量词分为度量衡量词、部分量词和范词。朱晓军(2006)以原型范畴理论为出发点, 结合个体量词“条”的原型范畴特点, 研究汉语量词和名词搭配的关系。其结论是个体量词在与名词搭配时, 名词的选择“有中心与外围之分, 中心成员名词与量词搭配是有理据的, 外围成员与量词是通过意象转换、隐喻、转喻等方式联系的”。1985 年, 在《英语语法大全》一书中, Quirk 等人(Quirk et al, 1985:249)讨论了英语中的表量结构, 他将部分名词视为名词的子类, 是一组特殊的名词, “可数的和不可数的名词都可以成为表量结构, 也就是表示整体中一部分的结构。这样的表量结构分为种类结构和数量结构。”郭著章(1999a, 1999b)提出“动物集合单位词(或单位名词)”这一术语, 他认为汉语和英语动物集合量词的使用差异大: 汉语量词“群”可以用来指称几乎所有的动物, 而英语中, 相对应的群的概念能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于是他列举了英语中相对应的量词“群”的表达, 并将其粗略地分类, 数量达到六十个。徐淑颖(2009)基于范畴化理论对中英文量词进行了比较研究。她首先区分了度量量词和范畴化量词。并依据认知生成机制将范畴化量词分为三类: 通过隐喻变化生成的、通过转喻变化生成的以及通过意象图式转变而来的。这种划

分使对范畴化量词的分析更系统,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量词和所搭配名词的关系及量词使用过程中的认知机制。

本论文主要是研究汉语中动物集合量词“群”和英语相对应量词的范畴化过程,并将汉英动物集合量词的范畴进行对比分析。本论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 1) 集合量词“群”范畴是如何从原型成员扩展到边缘成员,从而指称所有动物群体的?
- 2) 英语动物集合量词的范畴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被范畴化的?
- 3) 英汉动物集合量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 2. 汉语动物集合量词“群”与英语对应量词的范畴化

### 2.1 汉语动物集合量词“群”的范畴化

汉语中的量词“群”,原本指的是农场养的羊群。但是“群”不仅可以用来与其它动物搭配,如牛、马、狗、猫等四肢的、往往被人类饲养的哺乳动物,而且可以扩展到其它外表并不相似的非哺乳动物,如鸟、蜜蜂、鱼等。量词“群”还可以用来描述其它的事物,甚至是一些更不具代表性的抽象事物。比如,Lakoff (1987)研究了日本量词 hon,并分析了它从长瘦型的典型成员到非典型成员的过程。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群”的注解是这样的:

#### 【卷四】【羊部】羣

羣也。从羊君聲。渠云切〔注〕臣鉉等曰:羊性好羣,故从羊。

汉字“羣”的意思是一群羊,俗作“群”。就汉字结构而言,“羣”字上“君”,下“羊”。“羊”就是词根。所谓“羊性好羣”,指的是羊是群集动物,天性好群居。羊的许多行为都是建立在这种习性上的。事实上,羊是群居动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动物集合量词的原型。

“群”范畴扩展到其它哺乳动物。“群”可以用来指其它哺乳动物,比如牛、猪、狗等。下面的例子来源于古代汉语语料库。

- 1) 乃令二家各牛群至,乃放所认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北史》
- 2) 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吕氏春秋》
- 3) 狐群狗伴,串寺烧香。—《醒世姻缘》
- 4) 天边物色更无春,只有羊群与马群。—《乐府诗集》
- 5) 一朝天气炎热,与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之下顽耍。—《西游记》

Ungerer 和 Schmid(2008)认为“当我们在范畴内个体成员的属性列表作比较时,会发现范畴成员之间的相似关系。”这种相似关系可能包含所有的范畴成员,也可能它只是在一些成员间建立联系。这样,范畴内的一致性就是由家庭相似性导致的。羊与其它类似的哺乳动物之间的联系就是由类属性形成的。

“群”范畴扩展到鸟类。鸟类虽不属于四足类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却能 and 量词“群”搭配。比如:

- 1) 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山海经》
- 2) 群雁裴回不能去,一雁悲鸣复失群。—《全唐诗》
- 3) 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汉书》

Rosch(1975:575)提出“每个项目都与一个或多个项目在一个或多个元素上有共同之处,但是很少甚至没有哪个元素是所有项目共有的。”由于有成群和抵御天敌的习性,鸟类成为“群”范畴内的成员也是合乎情理的。

“群”范畴扩展到人类。在《现代汉语量词手册》中,郭先珍(1987)对“群”作了详细的分析。“羣”原本指的是一群羊,后来也包括群集在一起的人或事物,比如人群、群岛。

其功能逐渐发展成量词，变得更加语法化。古汉语中有大量例子：

- 1) 终君之重爱，受君之重赐，而群臣受其大德，晋国其谁非君之群隶臣也？ —《国语》
- 2) 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 —《国语》
- 3)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

从汉字“羣”的构成来看，它属于上下结构，上面的“君”意指统治者、管理者，后来意指一个国家的帝王。下面的“羊”象征统治者所统治的人员，而这些人员通常是胆小的、温顺的。通过转喻的机制，原先的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扩展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其次，人和“群”范畴内的动物都有群居的习性。

## 2.2 英语对应的“群”量词的范畴化过程

郭著章将动物集合量词大致分为五类：形状、动作、特征、处所和褒贬。但他并未详细地分析这些范畴。

**形状范畴。**形状范畴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个是动物本身的体形，一个是集体的形状。比如，herd 和 flock 常与中型或大型身形的动物搭配。Flock 通常指一个物种内的动物群集，如人类饲养的羊群或鸟群，还可以指教徒或在某人照料或监管下的人群。比如：a flock of sheep/birds/asses/people。Herd 则指人类蓄养的动物，如牛，或野生动物，如大象、鹿、羚羊等，还可指人群。比如：a herd of cows/deer/elephants/gazelles/goats/horses。

**动作范畴。**英语中大量动物集合量词可以根据它们的动态或静态特征来分类，如 flight, drove, leap 等。Flight 常与天空中一起飞行的鸟类或其它物种或物体，如 a flight of geese/doves/arrows。Drove 常与被外力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的动物，如 a drove of cattle/sheep/pigs。Leap 专门用来指豹突然急速地跳跃。

**特征范畴。**英语中有些动物集体量词与动物的搭配取决于该动物的特征。Kindle 指的是幼崽，尤指小猫或小兔。从词源上来看，它是由中古英语“kindelen”一词演变而来，指的是“产子”。Litter 指的是一胎多子的哺乳动物产下的幼崽，如 a litter of kittens/rabbits。而 brood 指的是一窝孵化出来的、被它们共同的母亲保护的幼鸟或飞禽，如 a brood of chickens。

**处所范畴。**郭著章(1999)将量词 litter 和 building 划入地域范畴内，但他并未说明这种划分的原因。Litter 被类入地域范畴原因有三：首先，在词条意义中，它指的是放在宠物箱里的干燥物质，尤其是小猫、小狗。其次，它还指用来给动物作床的物质，如干稻草。此外，当与 brood 比较时，litter 的范围在三到八只幼崽。虽然 building 很少用来指动物群落，但是却可以与白嘴鸦搭配，即 a building of rooks。在生物学中，白嘴鸦属于雀形目鸟类。在英国有这样一个传说：如果伦敦塔里所有的乌鸦离开的话，不列颠王国和伦敦塔将崩坍。所以，英国人在塔中饲养乌鸦以确保英国的安全。这种传说正好诠释了 a building of rooks 这一说法。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litter, building 和 kennel 这三个量词被类入处所范畴的原因是，通过转喻机制，动物的处所转化为作动物群集的集合量词。

## 2. 汉语动物集合量词“群”与英语对应量词的对比分析

### 2.1 范畴化的过程

汉语动物集合量词“群”的原型成员是羊，随后其扩展到包括与羊相似的哺乳动物，如牛、马、狗等，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四足、被人类畜养的哺乳动物。群居的意义扩展到其它鸟类动物，因为它们为了生存会形成群体，一起抵御外敌。后来，“群”范畴扩展到了人类，因为人类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群居生物。最后，通过隐喻等机制，有些事物也可比

作羊群。

而英语中的动物集合量词可以根据形状、动作、特征、处所及褒贬分为五类，这五类范畴与其量词原先作名词时的意义相符，而且形象地反映出了每种动物群体的独有特征。

### 2.1 相异之处

汉语量词“群”与英语相应的量词在数量上有很大差异。在汉语中，一个量词“群”就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动物群集，而且很难区分它所指群体的规模大小。相反，在英语中，有四十多个动物集合量词与各种动物群体搭配，而且一个动物群体往往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表达形式。

就专用性而言，动物集合量词“群”可以与人类、动物搭配，既可以表达人们对该动物的褒奖的态度，也可以表达贬低的眼光；既可以表达多数也可以表达少数。其专用性并不高。相反，英语中的动物集合量词却体现出高度的专用性。它们所搭配的对象必须具备某些特征。许多的动物群体量词与动物所居住的地方相关，比如：a building of rook, a kennel of dogs, 而有些是与动物的动作有关的，比如：a leap of leopard, a drove of cattle。此外，不同的动物后代的群体量词也是不同的。表示一群幼鸟，其专门的量词是 brood。而量词 litter 只能指三到八只幼崽的群体。

尽管范畴很宽泛，汉语中的动物集合量词“群”在与各种动物搭配时，其感情色彩还是与之前一样呈中性。然而，在英语中，动物集合量词蕴含丰富的感情色彩。在进行名量搭配的时候，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情感或态度倾向。有些动物集合量词体现了人们对该动物的褒贬态度。这些量词大部分原本都是带有人类某种感情色彩的抽象名词，后来被用来专指某一种动物，比如 pride 用来作狮群的群体量词，charm 用来与动物金翅雀搭配。

### 2.2 相似之处

首先，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英语中，量词大都由名词演变而来，其意义也主要取决于该名词的意义。比如汉语中的量词“群”，它是由名词“羣”演变而来，指的是一群羊。而 charm of goldfinch 中的 charm 是由 chirm 一词演变而来，意指鸟叫声。其次，英汉量词中范畴化的过程大都涉及到了隐喻这一生成机制。比如 a pride of lions, a murder of crows 和 an exaltation of larks 都涉及到了隐喻。最初，量词“群”是通过隐喻机制从中心成员扩展到物体的。如“八月庚辰，东南有白气，状如群羊”。而“群岛”往往是指一组位置十分靠近的岛屿。这些岛屿彼此相邻，并围绕某一中心分布着，就像围在领头羊旁的一群羊。最后，汉英量词都有其相应的构式。量词在汉语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连接数词与名词的作用。吕淑湘(1981)认为在数词与名词之间放置量词是有必要的，因为汉语中名词不能直接与数词连用。在汉语中，量词使用的结构往往是“数词+量词+名词”。根据邢福义的说法(2002)，数词与量词的组合是约定俗成的，而这种约定俗成反过来又将量词与其它词类区别开来，从而确立了在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而在英语中，量词使用的结构是“a+N1+of+N2”，其中 N1 指的是动物集合量词，N2 指的是动物，而且 N2 是复数形式。

## 4. 结论

首先，汉语量词的总特征是种类多、数量也多、专用性强、感情色彩丰富，而英语量词恰好相反。但是在动物集合量词上，汉语中只有一个量词“群”来指所有动物群体，通用性强，情态上保持中性色彩。而英语中相应的量词却呈现相反的特征：数量众多、专用性强且感情色彩丰富。

其次，就汉字结构而言，“羣”字上“君”，下“羊”。词根“羊”表达了主要的信息。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注解“从羊君聲”，“羣”是意符“羊”和声符“君”组合而来的。

“羊”属羊字族，所以“群”是一个指羊群的名词。所以，羊是群居动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动物集合量词的原型。然后该范畴由于共同的群居习性扩展到其它哺乳动物、鸟类、人类

及物体。这些成员通过家族相似性而被划入同一范畴。而英语相应量词根据形状、动作、特征、处所及褒贬划分为五类。

最后,通过英汉动物集合量词范畴化的对比研究,本论文发现它们在数量、专用性及感情色彩上存在差异,但是也存在相似之处:量词大都由名词演变而来,其意义也主要取决于该名词的意义;英汉量词中范畴化的过程大都涉及到了隐喻这一生成机制;汉英量词都有其相应的构式。

#### 参考文献

- [1] Allan, K. 1977b. "Classifiers". *Language*, 53, 281-311.
- [2] Labov, W. 1973.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In C. J. N. Bailey & R. W. Study (eds.),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342.
- [3]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3.
- [4]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5] Lehrer, A. 1986. "English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Lingua*, 68, 109-148.
- [6] 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Grammar*. London: Longman.
- [7] Rosch, E.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2-233.
- [8] Taylor.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s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65-66.
- [9] Ungere, F. & Schmidt, H. J.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 [10]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99.
- [11] 高铭凯, 1986, 《汉语语法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2] 郭先珍, 1987, 《现代汉语量词手册》,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 [13] 郭著章, 1999a, 动物的群体量词,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9期。
- [14] 郭著章, 1999b, 要留心动物的群体量词的汉译英, 《上海科技翻译》第1期。
- [15] 吕叔湘, 1982, 《中国语法要略》,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6] 沈林, 2002, 试论量词与名词的搭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3期。
- [17] 石毓智, 2001, 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18] 王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 王文斌, 2009a, 论汉英形状量词“一物多量”的认知缘由及意向图示的不定性, 《外语教学》第2期。
- [20] 邢福义, 2002, 《汉语语法三百问》,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1] 许慎, 1963, 《说文解字》, 北京: 中华书局。
- [22] 徐淑颖, 2009, 基于范畴化理论的中英文量词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23] 朱晓军, 2006,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个体量词搭配—以“条”为例, 《语言与翻译》第4期。

##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imal Collective Classifier *Qún* and Its English Counterparts

Zhou Huanme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classifier is an independent word class in the grammatical system of Chinese, which is large in number, diverse in variety, exclusive in purpose, rich in emotion and flexible in usage. Although English is not a classifier language, there are some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whos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number, variety and flexibility are contrary to those of Chinese. However, such a tendency is reversed when it comes to the animal collective classifiers. Chinese is poor in the number of animal collective classifiers, with a classifier *qún* being able to express almost all the concepts of animal groups, that is to say, it has strong universality and it keeps neutral in modality.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Chinese classifiers. In contrast, the English counterparts of *qún* are different, as they are large in number, diverse in variety, rich in emotion and flexible in usage. Based on prototype categor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trasts and analyzes the categorization of animal collective classifier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Keywords:** Animal collective classifiers; *qún*; prototype categorization theory

**作者简介(可选):** 周焕梅(1992-10-14), 毕业于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